第一日

1．0 序章

——沉浸于、昔日的梦境。

为血与火所染成的焦土。

敲打着身体的冷雨。

仿佛无边无际的红莲狱火。

倒塌的建筑。飞舞的灰。人们挣扎着扭动着试图逃离又被死亡抓住尸体。

血的气味。枪油的气味。硝烟的气味。

他走在战场上、火场里。死亡是他的道标和履历。他扣下扳机，投出手雷，定下炸弹的时限，启动魔术，用利刃刺穿心脏。诅咒和怨恨缠着他的脚踝，让他在这黑泥之潭中步履维艰。

希望和体温一起离开了他。白噪音缭绕在他的耳边。视野远近摇晃着而模糊起来。呼吸在他齿间凝结成冰霜。

最终，他的腿也失去了力气。

他倒了下去。

啊啊。

是——结束的时候了。

“………………………………”

黑暗的深处，似乎传来了某个声音。

身体已经背叛了他。涌上的黑泥如堆积的雪花般夺去了他的体温，将他变成冰冷而僵硬的石像。

这是毋庸置疑的终末。

“…………还想……………………”

声音愈来愈近。

纵使明知这地狱之釜中无法培育出别的东西。

但是他还是用着最后的一点意识聆听着。

——也许，是因为那声音意外地令人感到怀念吧。

“……还想再一次看到你的梦境吗？”

梦。

被腐蚀得残缺不全的思绪缓慢地运转着。

“已经忘记了吗？”

“许久之前就存在的。

“作为‘卫宫切嗣’这一存在之基础的。

“**理想/梦境**。”

“如果，你还想要继续的话。”

黑色的裙摆，无声地滑入视线之中。

“那就和我来吧。”

纵使明知这里并不存在任何的希望。

纵使心里摇摆的只有迟疑和犹豫。

纵使隐约察觉了，这邀请背后潜藏的欺骗。

他还是、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朝着对方伸出了手。

——即使是骗局也好。

也不可能有更糟糕的结局了。

在黑暗的深处，有人吃吃地笑了起来。

1.1 上午

……身体很重。

手指无法抬起来。眼睛仿佛被什么绑着。浑身如同沉入泥沼一般，连胸口都被什么压着一样，无法呼吸。

即使这样，还是听得到有人在呼唤。

士郎：……老爹……

快点起来啦，老爹！

切嗣：唔……

醒来的时候，之前的不快感似乎渐渐减退了。

熟悉的居室屋顶。在太阳下好好晾晒过的被褥香气。养子卫宫士郎正穿着粉红色的围裙，从上方俯视下来。

士郎：……居然赖床到这么晚，不太像老爹你的作风哎。

转头看了看太阳，确实已经相当迟了。

明明已经习惯了五六点就起床的。

切嗣：啊哈哈，抱歉，我马上起来。

士郎：大家都在起居室里，那我也先过去啦。

切嗣：唔……

头还有点重。

不，与其说是沉重，不如说是微妙的失衡感。

就好像脚下的地面并不平整，或者走进了科技馆中的眩晕屋。

……应该只是睡得太多了吧。

稍微洗漱过后就去了客厅。

卫宫家的**所有人**都在那里。

矩贤正在翻着早报。士郎正在厨房那边忙碌着。爱丽正将伊利亚抱在膝盖上，一手用遥控器翻着电视频道。

——几近、令人眩晕的景象。

爱丽（笑）：早安！

切：……早安。

爱丽（疑惑）：怎么回事……？脸色好像不太好呢。

切：没有……大概昨天睡晚了。

伊利亚：切嗣！今天晚上一起去城堡吧！

切：当然当然，……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吗？

爱丽：因为花都开了，很漂亮呢。而且本来不也是这样的吗？偶尔在那边吃饭。

切：啊，……是啊。

说话的时候，之前的不协调感烟消云散了。

本来便是如此。

自从圣杯战争**结束**了以来——

爱丽：……怎么了，切嗣。今天早晨也比平时起得要晚不少？

切嗣：可能前几天有些缺乏睡眠。……对了，Saber呢？

爱丽：她在城堡那边。“如非必要不想和Master一起出现”，切嗣，你和她的关系还是没有缓解啊。

切：……唔。

实在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了。

矩贤：哼，对待自己的使魔也是这样的话，只能说你根本没有学到魔术师的精髓。

切：……是。

（就知道会变成这样的发展。）

矩贤：在我年轻的时候啊，………………………………

贸然提起了这个话题的结果，就是被父亲教导了十五分钟。

在这期间，伊利亚把电视台全部换了一遍，

爱丽斯菲尔微笑地听着并不时点头称是，

士郎把饭菜都端了上来。

士郎：好啦，可以开饭了！

纷纷说着“我开动了”，而端起饭碗。

今天的餐桌也十分豪华。

味增青鱼、调味恰到好处的煎蛋卷、凉拌牛蒡和鹿角菜，以及配合米饭的味增汤。

爱丽：士郎的手艺又变好了呢。

士郎（脸红）：……是吗？

伊利亚：麻烦递一下酱油~

切：喏。

伊利亚（笑）：谢谢切嗣。

平和又安静的早晨。

简直犹如梦境一般。

——但是这样的感慨不是太可笑了吗？

毕竟这样的日子已经过了五年。

日升月落，周而复始。

重复着这样平静的歌咏。

士郎：……老爹？

切：哎？

士郎：眼睛里进东西了吗？怎么突然……

爱丽：我看看，是不是有灰尘跑进去了……

妻子温柔的手指贴上他的额头。

“没事的”

这句话仿佛卡在了某处。

就好像从一个漫长的噩梦中醒来、终于回到了现实那样。

切：……抱歉啊。有点奇怪。

爱丽（笑）：没事。

因为我知道切嗣是这样的人啊。

——总之，早餐结束了。

帮着士郎去收拾碗筷，一边洗碗一边听伊利亚和士郎在讨论祭典的事情。

伊利亚：只有不到两个礼拜了哦。你们班上还完全没开始准备吗？

士郎：也不是完全没准备，不过大概有粗略的框架吧。

伊利亚：……不会又是把所有活都交给你吧，士郎你就是太好说话了！

士郎：没、没有啦……

伊利亚：是吗？

士郎：真的是啦。我们准备卖章鱼烧，铁板都有了，现在就剩下摊子的装饰了……

爱丽：切嗣，我到时候也准备去伊利亚她们那边。

切：……祭典的时候？

爱丽（笑）：因为会很有趣。Saber也会去。

切：你们准备摆什么摊子……

爱丽：秘·密。

切：……………………我也去。

爱丽：不行。切嗣去了会把气氛搞砸的。

切：（总觉得好像很危险）不是卖那种糟糕的东西吧？

爱丽（笑）：切嗣你太没常识了！

放心好啦。绝对会是R分级的。

切：为什么分级都出来了！

收拾告一段落之后，士郎和伊利亚去上学了。

爱丽哼着小调坐到了电视前面。

父亲不知何时已经缩回自己的屋子里去了。

那么现在：

1、 和爱丽聊天吧

2、 多少有些在意的地方，去和父亲说说话

1、 和爱丽聊天吧

坐到了妻子身边。

电视里仍然在放着搞笑艺人的节目。

切：能看懂吗，这个？

作为对于日语并不算特别精通的自己而言，有时候也会看不懂。

爱丽：看不懂呀。

切：那不会感到无趣吗？

爱丽：不会不会。只要看到大家都在笑着就会很幸福了呢。

切：嗯……

爱丽：而且一无聊就可以换台呀。

说着就按下了换台的频道。

恰好是财经新闻。

某某股票上涨了，某某下跌了，之类。

爱丽：形势不太妙呀。

切：艾因兹贝伦在做这方面的生意吗？

爱丽：当然咯，现代人的储蓄之道，不精通怎么可能。不过，这边主要是我自己的一点私人投资。

切：………………

爱丽（笑）：切嗣不用担心钱的问题。

……似乎有种微妙的倒错感。

总之陪着爱丽看电视，时间过去得似乎异常的快。

爱丽：如果疲倦了，就睡一会儿？从早晨起来就脸色不太好的样子。

切：嗯。

身体确实很重。

并没有推辞，就这样在厅里睡着了。

2、 多少有些在意的地方，去和父亲说说话

走到了廊上。

想着父亲大概在工房里，就穿过庭院来到了仓库门口。

……意外地，里面并没有人。

只有散放了一地的乱糟糟的杂物。

……难道不是这里吗？

哦对了。

前几天似乎是说过什么来的。

总之先退了出来，直接去了客人用的别栋。

走廊上摆着许多花盆。

有鲜绿的花朵，正在绽放的花朵，也有枯萎了的花朵。

矩：切嗣吗？进来吧。

打开了门。父亲果然一如既往地端坐在矮桌前面，周围散落着各种厚重的书本和草稿。

不用去翻看，也知道绝大多数都是看不懂的。

矩：有什么事吗？

一时之间，好像有些无法决定如何开口似的。

过来的原因，只是想问问看——

1、 似乎做了个奇怪的梦

2、 没什么，想过来看看

1、 似乎做了个奇怪的梦

矩：哦？什么样的梦？

切：很长。长得没办法记起来

矩：不会是好梦吧。

切：…………

矩：美好的梦境无法给人留下印象。因为你在梦里理智就已经判断出来这一切是梦境了，相反则不然。我们对于悲惨的想象永远没有止境，以至于在梦境中也能轻易地相信……哼。到底是什么噩梦？

切：已经不记得了。

父亲淡淡地点了点头，转回了身。

对他而言只有魔术是重要的……

这一点从小就知道了。

奇怪地很。

即使过了这么久，在面对这个人的时候还是会产生陌生的感觉。

坐了一会儿之后，还是起身告辞了。

2、 没什么，想过来看看

矩：随意。

说着就转回了身。

坐在了榻榻米上。

阳光从窗口射进来，温暖地照在身上。

之前莫名其妙的忧虑，似乎也都不存在了。

父亲还在埋头写着什么。

对他而言只有魔术是重要的……

这一点从小就知道了。

奇怪地很。

即使过了这么久，在面对这个人的时候还是会产生陌生的感觉。

坐了一会儿之后，还是起身告辞了。

1．2 下午

吃过午饭之后，爱丽因为有事情要处理，先回了艾因兹贝伦城堡。

经过了一个上午，那种微妙的扭曲感仍然挥之不去。

——就好像，

眼前的生活和不实感就像梅比乌斯带一样扭曲着连接在一起。

是因为昨晚睡了太久吗？

头脑异常地迟钝。

并不是无法回忆起相关的事件，但“实际发生过”的切实感却比云雾还要稀薄。

切：（难道是卷入了什么魔术事故吗？）

（……总之，先去街上看看吧。）

离开卫宫宅，来到了街上。

天气正好。

天空一片澄澈，金色的阳光轻抚着道行树的树梢。偶尔可看见没有社团活动而归家的学生们。一只三花猫蹲坐在墙头上，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

信步朝商店街的方向走去。

在花店门口，站着个意外眼熟的小个子。

韦伯：……啊啊啊，这个月的生活费又快见底了。希望今天的打工能勉强把漏洞补上吧。

那个电玩笨蛋。

他到底有没有我只是个穷学生的认知啊？

切：……韦伯·维尔维特？

切：（居然还在这里打工啊。还没有攒够回英国的路费吗？）

切：（……不，不对……）

韦伯（微笑着打招呼）：您好，卫宫先生。

切：……！

韦伯：今天是您出来买菜？这还真有点儿稀奇。

切：很稀奇吗？

韦伯：因为一直都是士郎过来啊，他也算是商店街的名人了。

切：（微妙地无法反驳）

客人：小哥，这东西怎么卖？

韦伯：啊，就来……！失礼了，卫宫先生。

切：…………

切：总之继续前进吧。

商店街还是一如既往地热闹。

虽然比不上新都的新建商业区那般气派，但很多人都珍视着旧式商店街的传统。亦时常能见到顾客和老板闲聊的情景。

……说起来，正对面过来的女人……

葵：啊啦。这不是卫宫先生吗，真是少见。

切：……我在商店街到底是什么形象啊？

葵：士郎和伊利亚还好吗？

切：一切都好，托福。

切：……小凛呢？

葵：因为上次淘气打破了您家的玻璃，所以我丈夫还在罚她禁足哟。给您添麻烦了，真是抱歉。

切：（这么一说……啊、确实。）

切：她已经漂亮地用魔术立刻修好了，不是吗？凛那孩子，以后一定会成为厉害的魔术师哟。

葵：您过奖了。因为还要回家料理家事，先失礼了。

切：再见。

（……记忆似乎更模糊了。）

（很多事情，第一时间想不起来。）

（但如果被提醒了的话……）

离开商店街后坐上了去新都的巴士。

并非有目的性的行为。

似乎只是想确认所持有的记忆。

早晨醒来的不实感渐渐消散了。

啊啊。

这正是——自己以圣杯所祈求的世界。

巴士在新都的商业广场前停了下来。

混在人群里下了车。四周都是高耸的摩天楼和五颜六色的广告招牌。穿着入时的年轻人三两成群地交谈着。穿着鲜亮颜色衣服的宣传员正在派着传单。

……等等。

只有一处，人显得异常得多。

简直就和限时抢购三文鱼的货架前一样。

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迪卢木多：……这、这位小姐，这是传单——请您不要再靠过来了，多谢。……不，这是我个人的东西。……请不要拿走我的眼镜！

切：……还是不要接近比较好。

快步离开了车站前的购物广场。

无意识地，开始朝着那条倾斜的山路走去。

奇怪的是，在这五年里，自己一次也未曾来过这边。

就像本能躲避着什么一般。

但是……

今天的状况却不同了。

犹如被无形之物所牵引着。

一步一步地、走向了山坡上的教会。

那栋令人讨厌的建筑——今天也一如既往地矗立在那里。

禁不住从背后感到一阵寒意。

然而，还是驻足于教会前的广场上。

言：……卫宫切嗣。

听到这声音而回过了头。

不，回头之前就已经知道了。

——言峰绮礼。

许久未见的男人，仍然用不见希望的目光居高临下地注视着自己。

“咔嚓。”

就像发出了齿轮咬合的声音。

无视于边缘所堆积的暧昧之物，记忆和现实连结了起来。

没错。

悲剧已经校正。

从结果来看——就如同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般。

在圣杯前许下了“世界和平”的愿望，而那万能的许愿机所反馈的——便是如此的景象。

死亡被遗忘。

伤害被抚平。

误会得到沟通。

甚至所有Servant都如平常人一样，留在了现世。

平静、和缓而幸福的日常。

到今天为止，已经过去了五年。

只有这个男人……

依然让人感到不快。

言：[微笑]在这里见到你，真令我感到愉悦，卫宫切嗣。

切：……有什么事吗？

言：毕竟是少见的稀客。怎么，今天也依然因为太太的兴趣而感到苦恼吗？教会的忏悔室随时向你敞开。

切：还是免了。

言：卫宫切嗣，你的眼神十分混乱。

切：……

切：再见。

言：让我推测一下。你的记忆出现了障碍——这障碍的严重程度，甚至于让你怀疑，这世界是否是真实存在的。

切：[睁大眼睛、惊讶]……？！

言：[微笑]……看来，你也是啊。

切：……

言：看来，我们都困扰于相似的问题啊。今天醒来的时候——

切：（强硬地打断）不。我没有这样的困扰。

言：……随你怎么说。

言：来说正事吧。最近，冬木出现了些令人感到疑惑的事件。

切：那是指？

言：晚归的人遇见了奇特的黑影。目前为止，还未出现实质意义上的被害者，最严重的事件，一个女学生被吓晕在街心公园里。

切：……奇特的黑影吗？

言：因为正好是祭典的前夕。所以晚归的人增多了。因为冬木的特殊性，有些妖魔鬼怪到处乱窜也不是什么值得怀疑的事。

切：派出你家的Assassin不就什么都解决了。

言：[微笑]真是天真的男人……卫宫切嗣。

切：……什么？

言：夜晚加班是要多付人工的。而现在圣堂教会的经济很紧张：毕竟，我们这边可是有80名以上的常驻人员。

切：……………………

言：我一个人，实在是无法顾及冬木的广大区域。如何，要一起来吗，卫宫切嗣？

切：……到时再说吧。

不知为什么，并没有将交谈继续下去的兴致。

被那双眼睛注视的话。

就总觉得——眼前的世界要再次断裂开来。

言：我将随时在新都的教会恭候大驾。任何问题都可来找我，我会好好解答的。

切：……啧。

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而是转身离开了教会和让人感到不快的男人。

即使背后还仿佛感觉得到那灼人的视线，也依然稳步往山下走去。

已经没必要再去在意了。

（这个男人……）

已经没有争执的理由。

（还是一如既往地……）

（……………………）

（我想要、填上什么样的句子呢？）

晚霞铺满了天空。

在黄昏的分界线上行走着、平静的一日又将过去。

似乎、能听到某人的笑声。

但那也一定是幻听罢了。

叮零零零………………

电话铃声响了起来。

在风衣兜里翻了一番才找到了手机。来电屏幕上显示着“爱丽”。

切：（微笑）喂？

爱丽：亲爱的，你现在在哪儿？

切：正在新都这边。这么了？

爱丽：哎呀，你可真是的……今天早晨约好了的事情，忘记了吗？

确实如此。

切：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现在就过去。

爱丽：没关系，我们一起在家里等你。待会见！

切：（挂断电话）真是的。记性好像越来越糟糕了。

想到爱丽和伊利亚，就仿佛连脚步也变得轻松了。

“噩梦”也好，

仅仅存在于传闻中的阴影也好。

这一切在完好无缺的幸福之上，都不过是不值得关注的阴影而已。